

媽閣廟前的葡國石：神聖空間如何編織多元信仰？

——從一塊航海紀念碑看澳門的文化基因

吳志良

七日談

(澳門篇)

一五九二年春，湯顯祖在澳門寫下「不住田園不樹桑，玳珂衣錦下雲橋」時，媽閣山麓的煙火已繚繞了一個世紀。漁民們供奉的媽祖像前，葡萄牙商人正將一枚刻有十字架的青石碑嵌入礁岩——這方後來被稱為「葡國石」的航海紀念碑，無意間成為澳門文明共生的第一塊界樁。

當我站在今天的媽閣廟前地，凝視這塊被香火薰染出包漿的石刻，總能聽見兩種時空的回響：一面是閩南船工吟誦《媽祖顯聖錄》的悠長禱祝，一面是里斯本航海士用羅盤測量「上帝榮光」的急促腳步。這座相傳始建於明弘治元年（一四八八年）廟宇，見證了中華文明海神信仰與天主教東擴浪潮的首次深度相遇。

這種相遇絕非偶然。乾隆年間《澳門紀略》記載，葡人初抵時誤將「媽閣」（A-Má）發音為「Macau」，使地名本身成為文化互鑿的活化石。初來乍到的葡萄牙人，為示友好，竟效仿華人焚香祭拜媽祖，將聖母瑪利亞與天后娘娘的神龕並置，形成「左聖母，右媽祖」的奇觀。廟內現存清雍正年間的《重修媽閣碑志》，記錄着葡人理事官捐贈白銀百兩的史實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媽祖信仰非但未受外來宗教壓制，反而在教堂林立的澳門衍生出獨特的「三巴聖跡」傳說——大三巴牌坊殘壁上的聖母像，竟被漁民解讀為媽祖巡海時的化身。而最早將媽祖信仰傳到西方世界的，也是葡萄牙人。

近年對媽閣廟建築群的激光掃描，揭示出令人震撼的文化層積：道光二十五年（一八四

五年）擴建的正殿樑架上，工匠用廣式金漆木雕技法刻出葡式帆船紋樣；光緒年間添置的銅鐘銘文，竟同時出現「天后元君」尊號與拉丁文「IN HOC SIGNO VINCES」（憑此徽章必勝）。這種視覺符號的疊合，暗合了我們提出的「雙核共生」模型——中華文化始終作為主體核，通過開放性吸納異質文明要素，形成動態平衡的文化生態系統。澳門也因此傲立於世，名聞世界。

這種共生機制在儀式實踐中更為顯著。每年農曆三月廿三媽祖誕，巡遊隊伍會特意繞行至聖老楞佐教堂前灑淨祈福；而天主教「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」途經媽閣廟時，神父也會向廟方致意。這種默契源自歷史深處的生存智慧：據澳門檔案館藏一八八七年《香山縣丞札諭》，清廷官員曾明令「澳內華洋廟宇各遵其俗，毋得相擾」，賦予不同信仰平等的合法性。而在歐洲宗教裁判所年代，很多被視為異教徒的西方人士，逃到澳門平靜生活。一九九五年，澳門機場啟用儀式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四大宗教同場舉行祈福儀式，蔚為壯觀；近年，澳門六大宗教每年還聯手舉辦音樂會共禱世界和平，令人動容。這不僅是澳門的故事，還是澳門的敘事。

二〇一七年「天鴿」颱風襲擊澳門後，媽閣廟修復時發現一組被泥沙掩埋的十七世紀瓷片。經檢測，這些產自漳州窯的青花殘片上，竟繪有持橄欖枝的聖母形象——這很可能是最

早的中西合璧宗教藝術標本。這種文化基因至今仍延續：澳門青年藝術家黃家龍的作品《聖母媽祖像》，將媽祖冠冕與聖母光環熔鑄成3D打印的鈦合金結構，在威尼斯雙年展引發對「新信仰語法」的熱議。

更深層的共生邏輯，體現在澳門獨特的身份認同建構中。二〇二三年澳門理工大學調查顯示，百分之八十七的土生葡人同時參與媽祖誕與聖誕節活動；而年輕一代在社交媒體創造的「MacauBlend」標籤下，媽閣廟的葡國石已成為打卡照片中最高頻出現的文化混搭符號。這種超越二元對立的包容性，或許正是澳門對文明衝突論的最好回應。

初時的澳門，是蛋家人避風的港灣。漁民

以「行船爭命，阿媽保佑」為信條，將媽祖信仰從福建莆田湄洲島帶來，在礁石嶙峋的海岸線上疊起第一塊基石。廟前石階上，至今可見明代商船壓船石雕成的「洋船石」，海浪紋中依稀可辨「利涉大川」的祈願——這是海洋子民對未知的敬畏，更是對家園的篤定。

一八三九年，欽差大臣林則徐巡視澳門，特赴媽閣廟進香。隨行幕僚記下「神像莊嚴，華夷共瞻」的場景。彼時鴉片戰爭陰雲密布，廟前廣場卻成外交博奕之地：葡澳理事官率兵列隊相迎，英商義律暗中窺視，而林公擲地有聲的禁煙令，借媽祖「護國安民」之神諭，化作震懾列強的文化符碼。

抗戰時期，媽閣廟更成民族氣節的象徵。

一九三八年，澳門同胞在此發起「獻金救國」運動，蛋家漁船滿載銅元駛向內地，廟前楹聯「德周化育，澤潤生民」被抗日志士重新詮釋為「德澤華夏，周濟蒼生」。香火繚繞中，一座廟宇悄然承載起超越宗教的家國大義。

今天，站在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回望媽閣廟，夕照中的葡國石與媽祖閣構成奇妙的對位，做成一道人類文明獨特的風景線。這座用逾五百年時間書寫的文明實驗報告，給出了關乎人類未來的關鍵命題：當我們將文化差異視為創造新文明形態的原料而非威脅時，媽閣廟前的香火，便永遠指向共生之路；澳門的文明之光，也照亮不斷前行的人。



▲澳門媽閣廟的「洋船石」。

黑的沉穩

黑色，在顏色「家族」中，並沒有以「顏值」取勝，比起紅、黃、綠等色彩，第一眼並沒有取得人們歡心。待大家在體驗和實踐中，知道它的內涵和價值，自是另眼相待。

看每天鋪天蓋地來自電腦、書本、報紙雜誌的訊息，其內容文字不都是黑色的？重要的法律文件、公告，文字更離不開黑色，因為黑色沉穩莊重，是其他顏色難以替代的。

也許書畫家對黑色更有體會。研墨提筆，揮毫潑墨，當黝黑的墨水隨筆尖飛舞時，心中的情懷立刻在紙上呈現。雖然人們欣賞的是書法和圖畫的藝術造詣，但黑色線條無疑是這些藝術的載體。

自從蔡倫發明造紙，黑色的字讓傳統文化的傳承更加廣泛。白紙黑字，記載着千秋百代的變遷、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演化。黑色，在不知不覺中，扶助文字記錄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和文明。

在我們日常生活中，也常見到黑色的蹤影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天然氣和電熱在老百姓廚房中還很少見，城市居民煮飯燒菜都是用煤。黑不溜秋的煤，被稱為「黑金」，沒有它，不少家庭可能要斷炊。

記得當時大家使用的多是「蜂窩爐」，而限量供應的是煤粉，所以要先把煤粉加入從海邊挖來的黏泥，倒入適量的水，攪勻後用鐵模壓出一個個直筒型的蜂窩煤塊。每個煤塊都有垂直兩面相通的幾個孔洞，類似蜂窩，有利煤在爐內燃燒。黑煤就這樣默默燃燒自己，溫暖千家萬戶。

由於剛定型的蜂窩煤需要曬乾，所

以除了雨天，一般住宅區街道都會有一攤攤黑色的煤塊擺在屋前。過路的人不會抱怨，因為這是家家戶戶需要的「寶貝」啊。

對黑色，人們也有另一種潛意識的認知。家喻戶曉的古代傳奇人物包拯，人稱包公，辦案時鐵面無私，不論權貴或庶民，只要觸犯律法，一律嚴懲，絕不寬恕，被譽為「包青天」，是正義化身。舞台上包拯的化妝面像，必定黑臉。也許，一臉黑色，更能表現他大氣凜然、絕不徇私的氣度。

從小孩子懂事開始，大家都知道一天中有日夜之分。白天上班上學勞作；夜晚休息恢復精神體力。儘管夜是黑暗的，尤其是黎明前，但正是這最黑暗的時刻，卻孕育着曙光，預示着光明的到來。黑夜把萬道金光的朝霞托出，然後隱沒於宇宙深處。

人生漫長的旅途中，不可避免會遇上像黑夜般暗淡的時候，不幸的人常說自己碰着「黑」。愛情失敗、工作不順或者身患重疾等等，都會令人感到悲傷。但不少人並沒有被困難和挫折嚇倒，迎難而上，努力奮鬥，重新迎來生活的美好。

有位朋友，去年喜滋滋給我們送來一封喜帖，說兒子準備結婚。誰料不到兩星期，他來電，聲音有點啞啞，告知兒子婚禮告吹，其女朋友說交往時間太短，一時衝動做了錯誤決定。他嘆息道：「兒子痛心不說，我這副老臉往哪裏擱？」不過，沒多久，父子倆調整心態，終於走出心理陰影。前些天茶敘時，朋友高興對大家宣布，兒子和新女友去歐洲旅行結婚了。

從顏色的黑，到時光的黑夜，以至於人們意象中的「黑」，黑色有自身的貢獻，也作為對人意志的磨煉。它，是所有色彩中的異類。

建水的早晨，從一碗草芽米線開始



繽紛華夏
丁潔芸

草芽米線。我們這裏的早餐店到處都是。」師傅一邊用嫺熟的手法給我推拿，一邊熱情地向我介紹建水的美食。而當時的我，尚不知草芽為何物。

師傅果然沒有騙人，草芽的身影出現在這座古城大大小小的餐館裏。在建水的第一餐，我就毫不猶豫點了一盤草芽肉片。這是一道可以「望文生義」的菜——純粹的草芽炒肉片。我們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，興致勃勃地端詳和品嚐草芽。草芽通體潔白，比少女的纖纖玉指還要細巧，渾身被肉片和油脂所包裹，但仍然不失素雅本味，甜脆鮮嫩。我們完全被這個剛認識的新生物所折服，一盤草芽肉片很快被一掃而光。餐廳牆上還有草芽的介紹，這才看清它的「真面目」——原來草芽是一種水生植物，「腦袋」是尖尖的，呈錐形，像一個個小象牙，故稱草芽。滇東南有一怪，叫做「草根當作象牙賣」，說的就是建水草芽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們選擇和本地人一樣，用草芽米線開啟新的一天。出民宿大門不到十來米的早餐店就有草芽米線，而且是排在首位的招牌。草芽斜切成片漂浮在油亮的湯麵上，配上綠色的韭菜，好個「清清白白」。草芽米線的味道也如其色彩一樣清爽鮮香。

第三天早上，還是草芽米線！這次，我們提前做了功課，驅車前往一家

藏在一眾紫陶店鋪區的米線店。時值春節前夕，原本就狹窄曲折的街道更是擠滿了人和車。好不容易找到停車位，又七繞八彎，才找到這家店。此時，店裏早就坐滿了「埋頭苦吃」的食客。最讓我們震驚的是裝米線的碗——大到足以把整張臉都埋進去。

只知道東北菜分量太大，沒想到雲南菜分量也這麼大，連連感嘆雲南朋友的好客。這裏不同價位的米線，只是肉片多寡的區別，碗的大小卻是一致的，所以人人都捧着一個碩大無比的碗，沉浸式吃米線。點完餐後，店主讓我們自己拿着米線去滾水中燙一下。燙完後再回到料理台裝碗加配料，有豬血、豬油渣等，再配上香滑肉片。很快，一碗香氣勾人的草芽米線就完成了——用大骨和雞湯熬製的鮮濃湯汁，浸潤着軟糯適中、米香濃郁的米線，再搭配透著水靈勁兒的靈魂鮮嫩草芽，一口下去五臟六腑都妥帖了。由於分量實在太大，我們兩人分食一碗。店主笑着說，當地人都是人吃一碗。我們環顧四周，發現確實周圍的人都是一人守着一個大碗，咄咄溜溜享受着美味，在忙碌的一天即將開始前，讓甜脆

鮮嫩的草芽，吸飽湯汁的潔白米線，順着喉嚨下肚，徹底喚醒身體的每一個細胞。

在雲南菜館開遍大江南北，物流如此發達的今天，草芽還是被稱為「建水帶不走的美食」，因其格外「嬌氣」，出泥後數小時就會喪失精氣，失去原本的鮮甜清脆。在建水，草芽已有一百多年的栽培歷史。《建水志》中還有「草芽熟藕、味較甘美，為邑中特產」的記載。不過即便在建水縣，也只有在水溫適中、含沙量少、肥力充沛的淤泥水田才能種出品質上乘的草芽。草芽也是出淤泥而不染，雖然長在淤泥中，但形似象牙，色若白雪。草芽渾身都是寶，除了地下肥嫩潔白的匍匐莖可以食用外，蒲葉可以編草席、草鞋等，花瓣還能用作傷口止血藥。作為建水的「蔬菜名片」，即便在美食如雲的建水古城，草芽也能在「建水十八吃」佔有一席之地。在勤勞能幹的建水人手中，草芽可以被炒食、煮湯、生醃、涼拌等，小小的草芽甚至能做出一桌「草芽宴」。「草芽嫩生生，汆湯味道甜，與肉同鍋炒，味道更加鮮。」這句建水坊間的讚美，更是道出了當地人對草芽的情有獨鍾。

告別建水後，重新回到鋼筋水泥的城市，再也沒在買菜平台上、餐廳菜單上見過草芽的蹤跡。北方漫長寒冷的冬日早晨，時常讓我想起建水的溫暖，想起熱氣騰騰的草芽米線。恍惚中，太陽漸漸升起，溫柔地照拂這座小城，小城居民們漸漸甦醒，魚貫走進巷口街角的早餐店，端起那碗開啟新一天的草芽米線。

▲草芽米線。 作者供圖



奔流

讀先賢經史子集筆墨丹青石刻器物……一回回能見古人，只是他們見不到我。而再過百年，我輩也成了古人，後世也見不到我。有人心存大願，想潛回過去，先秦或者兩漢魏晉，或者唐宋元明清。我卻只想遁入後世，一百年以後，一千年以後，一萬年以後，十萬年以後，億萬年以後……

古人走得再遠，也留有痕跡，經史子集筆墨丹青石刻器物裏多少心相蕩漾。後世光陰卻一片虛空，不見任何線索，蛛絲馬跡也無。戰國河光刻石云：「監詈尤臣公乘得守丘丁曰將曼取諷後未賢者。」大意是：老臣公乘得監管漁民，舊將曼看守墓陵，敬告後世賢人。

想像兩千多年前戰國的某一日，中山國那個叫公乘得的人與將軍曼，站在流水邊，遠望逐漸西沉的太陽，轉頭又看看中山王墳塚。刀光劍影似乎走遠了，他們也老了，往事可以追憶，卻不知後世如何，於是請匠人在一塊光滑的石頭寫了那些文字。

陳子昂有詩說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！」我改其意：

可知先前人，不識後來者。天地悠悠悠，蜉蝣奈何也。

蜉蝣者，朝生暮死。人看牠匆匆一世。浮生者，百年人壽，在日月看來也不過須臾而已。蜉蝣的一日是一生，浮生的一生是一日。正所謂：

無心交古人，願識後來身。歲月匆匆過，蒼天最不仁。

文章日常，紛紛揚揚的文字，記錄了我的時光，有點點滴滴，有大水走泥。多年以後，世界無我，我無世界，後世之讀書人，有多少會與我字裏相逢呢？

字裏相逢，嘉祥延吉。

一代代的人生啊，就這樣奔流，奔流，奔流。

山桃花盛開



市井萬象

北京朝陽亮馬河畔，山桃花盛開，吸引市民拍照留念。

中新社



淮風物談
胡竹峰

想潛回過去，先秦或者兩漢魏晉，或者唐宋元明清。我卻只想遁入後世，一百年以後，一千年以後，一萬年以後，十萬年以後，億萬年以後……

古人走得再遠，也留有痕跡，經史子集筆墨丹青石刻器物裏多少心相蕩漾。後世光陰卻一片虛空，不見任何線